

红 城 禅 仙

成都的佛道信仰和民间生活

HONGCHEN CHANXIAN

佛道将成都的信仰演奏得大红大紫，
我来的是另一个清凉的世界。

史幼波◎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 史幼波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红尘禅仙

成都的佛道信仰和民间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尘禅仙:成都的佛道信仰和民间生活 / 史幼波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7. 8
(北纬 30°, 发现成都)
ISBN 978-7-80705-542-6

I. 红… II. 史… III. ①佛教史—成都市②道教史—成都市 IV. B949.2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719 号



红尘禅仙

成都的佛道信仰和民间生活

作 者 史幼波
摄 影 陈 锦 张 喆 白 郎 史幼波等
责任编辑 谭炜麟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版式设计 叶 茂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 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 行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9mm × 1188mm 1/20
印张 7 字数 121 千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7-80705-54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址: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028)86614619(棋牌类) (028)86619530(综合类)
传真:(028)86619530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028)86636481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红尘禅意 .. 5

第二章

蜀山仙踪 .. 19

第三章

蜀都禅风 .. 37

第四章

天府道流 .. 63

第五章

妙音法相 .. 85

第六章

大道平常 .. 109

附录

成都近代居士禅文献选 .. 127

主要参考书目 .. 136

前言 成都佛道

——缕缕馨香绕红尘

作为中国西南的现代大都会，成都迥异于其他现代城市的闲适舒缓的城市性格，先天得益于天府盆地的丰饶沃土，后天则得益于佛、道文化的长期浸润。因为自汉、唐以来，道教和佛教相继在成都地区兴起、发展，再达到鼎盛，佛道文化对成都市井的影响，便如同盐溶于水一样，全面渗透到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

走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如果是一位初来乍到的观光客，不时会被一些古意盎然，仿佛有缕缕梵香萦绕的街名、地名所吸引——比如大慈寺路、文殊院街、红庙子街、小天竺街等等。如果是一位老成都，就会知道大慈寺路、文殊院街是成都“名街”，前者是以唐代全国第一大寺庙，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古大圣慈寺而得名；后者则是以著名的都市禅林文殊院而得名。

同样的，前面提到的红庙子街，是得名于清代康熙二十七年建造的准提庵，当时其围墙全涂成红色，老百姓顺口称其为“红庙子”，而它标准的佛教名称准提庵，反而没几个人知道了。而位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大附近的小天竺街，则得名于当年的“小天竺古刹”——天竺。天竺是古印度的别称，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是佛教的源头所在，这条以“小天竺”命名的古街，自然便透出了浓浓的禅佛味道。

另外成都还有昭觉寺路、鉴华寺街、白云寺街、楞伽庵街、转轮街、报恩寺街、喇嘛寺街等等。据统计，至今成都尚保存有118个因寺庙得名的街道，如红

瓦寺、白马寺等，而其中一半以上，又都是与佛教寺庙相关。

佛教文化对成都文化的影响，又何止区区街名！从历史上看，大到帝王的统治思想，小到百姓的生活习俗，千百年来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染。唐朝的两位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入川，都对蜀中高僧礼敬有加。唐玄宗在成都敕建“大圣慈寺”，并亲自题名，还将高僧无相禅师邀入宫中说法；唐僖宗避乱入川后，也兴寺敬僧，将蜀中名僧知玄赐封为“悟达国师”。而蜀中百姓历来都有在传统节日到佛寺中游乐的习俗。

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峨眉山，传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显化的道场；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弥勒大佛，千年以来，一直俯视着芸芸众生。此外不少闻名遐迩的佛教寺院，比如成都文殊院、昭觉寺、新都宝光寺、彭州隆兴寺等，都是享誉全国的著名禅林。所谓“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明清以来最著名的全国四大佛教禅林，成都便已占据其二。由此可见，蜀中历史上的佛教兴盛，冠盖全国。

佛教对蜀地的文化艺术的影响也极大。从蜀地出川而名扬天下的文化名人，唐代“青莲居士”李白、宋代“东坡居士”苏轼、明代有“第一人”之誉的状元杨升庵等等，他们的人品学问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熏陶；他们的作品，皆透出一股俊逸洒脱的禅意。同时，新津观音寺和武连觉苑寺的壁画、荣县大佛石刻、广元千佛崖、大足石刻、巴中石窟、安岳石刻、通江摩崖造像、夹江千佛岩、成都万佛寺造像、邛崃花置寺造像等等，也都是以深厚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价值扬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中的宝贵遗产。

“道可道，非常道。”——当鹤发童颜的老子写下惊世绝伦的《道德经》五千言后，西出函谷关，据说一个华丽转身，竟辗转来到了成都西郊的青羊肆。这个传说版本很多，对于青羊宫来说，算得上是最早与之相关的故事了。

其实在老子著《道德经》以后六百多年的时光里，道家还只是一种学术思想，跻身于先秦诸子百家之中而已，直到东汉顺帝时期，张陵在大邑县鹤鸣山开创了“正一盟威之道”，道教才正式作为中国人自己开创的本土宗教登上历史舞台。道教在蜀中经过了数十年的传播发展之后，张陵之孙张鲁继承教主

之位,以汉中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道教权,并以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指导大政方针,追求平均、公正、和平的宗教理想。随着三国时期政治权力的交替演绎,张鲁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西蜀神道教权,最终还是被曹魏势力取而代之。

张鲁死后,虽然张天师世系长传于江西龙虎山,但成都作为道教之源和道家文化最为丰厚的地区,历代仍是高道辈出,闻名遐迩。西晋时,涪陵丹兴人范长生入青城山修道,并著有《道德经注》《周易注》等书,蜀人奉之如神。隋唐以后,道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日益加剧,蜀中道教兴盛,仅注释《道德经》的,四川就有六家。而诗仙李白学道于岷山、杨贵妃加入道籍号曰“太真”,更是众所皆知,传之千古。

唐时蜀中高道极多,深受底层民众信仰,视之为大慈大悲、无所不能的神仙。当时蜀中道教中还出现了几位杰出的科学家,如精通天文地理、阴阳术数的袁天罡、李淳风;以炼丹闻名的矿物学家梅彪、彭晓等。到了唐末五代,又有一代高道杜光庭主持川西道教,并赐号“传真天师”。另外四川历史上著名的道姑也不少。唐代女诗人薛涛,八九岁即能作诗,至十五岁,诗名广为人知,晚年出家当了道姑,住在成都西郊碧鸡坊。

从五代到宋初,蜀中则有传奇高道陈抟老祖;金元之际,道教全真龙门派大盛;至清代,高道陈清觉在成都开创了龙门派丹台碧洞宗,被康熙帝敕封为“碧洞真人”。龙门派丹台碧洞宗传承于西蜀乃至全国,法脉延续,至今不绝。另有一全真道士张清夜,自武当山来蜀,于雍正七年住持成都武侯祠,乾隆八年又兼主青羊宫,数年之间,广布道教,接待十方道众,一时羽流云集,使青羊宫俨然成为蜀中道教的中心。

纵观整个中国道教历史的发展历程,成都始终都是源头和它最重要的活动基地。无论是青城,还是鹤鸣这样的道教名山,均已是闻名世界的文化圣地,成为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

2007年元月



第一章 红尘禅意

我的第一次蜀山参禅记

参加修禅的除本寺的出家人和慕名前来的行脚僧以外,还有部分平时在家修行的居士和有心于传统禅文化的知识分子。图为普照禅院的晚课。

忙忙碌碌的生活,意义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在这大起大落、纷纷扰扰的人情世故中,白驹过隙般终了一生?

带着满心对烦琐红尘的倦意和对茫茫生命的疑问,我到了另外一个清凉的世界,去体验另外一种陌生而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

真真切切上禅堂

2001年冬的一天,我坐上了从成都西门车站去青城山的汽车。当喧嚣的都市红尘渐渐被清静的山水林木替代时,我虽然满心畅快,却也不知道这番青城山之行对我将来的意义。

对于深陷都市红尘中的我来说,与周围大部分的城市人一样,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理不清的杂事以及永远也无法摆脱的人情纠葛。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追问,这些忙忙碌碌的生活,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在这大起大落、纷纷扰扰的人情世故中,白驹过隙般终了一生?

正是这样越迫越紧的追问,让我终于决定在这样一个清明的早晨,暂时离开我习以为常的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带着满心对烦琐红尘的倦意和对



茫茫生命的疑问,去体验一下另一种陌生却充满神秘想象的生活。

此行的目的地是青城外山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佛教寺庙——“普照禅院”。该寺处在林木葱茏的青城山麓,面积不大,有碑记说该寺系禅门临济宗嫡传。当时是由果证法师任住持。果证法师一心弘扬佛法,以恢复临济禅法的高古禅风。为此果证法师常常邀请高僧大德,前来寺里讲经说法,并组织禅修活动。这次我参加的,就是普照禅院组织的一次七日禅修活动,按禅门传统的说法,叫做“打七”。

此次在这里主持七日禅修的是一位海外来访的禅宗老师,参加禅修者主要是本寺的出家人和慕名前来的行脚僧,另外还有部分平时在家修行的居士和有心于传统禅文化的知识分子。我平素就对宗教文化、尤其是佛道两家的精神内涵很有兴趣,如今有机会亲身体验传统禅法的奥妙,想来也是缘分所至。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禅修活动。过去虽也读过一些禅学方面的书籍,知道一些如“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之类名扬千古的禅门公案,内心也颇为向往古代禅师们峻厉刚烈的禅风和自在无碍的智慧。但此刻一想到要真真切切地上禅堂,要如同古代禅师们那样为法忘躯,参禅“打七”,心中便有些嘀咕了。

克期自誓的禅宗“打七”

禅宗“打七”，相传是从南宋末年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的禅门修行方式，实质上是一种集体的短期“闭关”专修活动。传统的“打七”一般是在冬季农闲时举行，每一期以七天为限。一期结束后，可以连续举行，多者可接连打七个七（四十九天）。参加打七者务须发大愿，要在七天期限之内专心致志禅修，力求在短时间内参禅开悟，明心见性。

这种七日禅修的方式，初创于宋末临济宗的佛灯守珣禅师。当时守珣禅师在他的老师佛鉴会勤禅师处与大众一起参学，因为一直没能开悟，于是心一横，发誓这辈子若不开悟见性，就终身不解衣睡觉。经过七七四十九天不分昼夜的苦参，终于在一天早晨，听见师父上堂讲了一句“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顿时大彻大悟。他的同门师伯、昭觉寺著名的禅门领袖级人物圆悟克勤禅师，为了检验守珣的开悟是否彻底，有一天与他一起游山，趁其不备，突然一掌将他推进旁边的一个水潭，并厉声追问他当时的悟境。守珣禅师乍经突变，站在泥水塘里居然能应付自如，从容对答。

从此以后，以七日为限，放下万缘，一门心思参禅悟道的修行方式，便逐渐在禅门中流传开来。在后来的禅门中，通过“打七”而得以开悟见性的禅师非常多，于是这种方式也就成为禅门中固定的修行方式。因为禅宗“打七”的功效卓著，后来也被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吸收，比如净土宗流行的“净七”和“念佛七”，就是从禅宗“打七”的方式中借鉴过来的。

明末之时，蜀中另一位禅宗大师破



左：图为普照禅院山门。2001年，作者第一次在此参加七日禅修活动。

右：普照禅院内颇具特色的照壁。

蜀中“双桂禅系”开山祖师破山通明禅师像。

山通明禅师,因听慧然禅师讲《楞严经》而起疑,于是出蜀游历,求教于诸方禅德。然而他屡参不悟,自誓七日“克期取证”。当时他住在湖北的破头山,当自誓的七日之限期眼看已过了五日时,他对这个“禅”啊,依然找不到半点“火门”。他心里发急,索性横下一条心来,干脆把蒲团搬到一个悬崖边坐参,并发誓说:“悟与不悟,性命在今日了!”就在他全力以赴,参得天昏地暗,忘乎所以之时,只见眼前一片平坦,宽广无垠。于是不知不觉间起身经行,谁知双足踏空,一下子坠下悬崖,顿时跌坏了左腿。就是这一跌,破山通明禅师胸中忽的一下,心光顿发,豁然开朗,“碍膈之物,泮然冰释”!

破山通明就这样大悟证道以后,养好腿伤,继续南行。他遍访南方丛林,遍参禅门老宿,终于炼铸成为一代禅门宗师。他在回川之后,开创闻名于世的“双桂禅系”,影响了整个西南禅宗三百年。直至今日,破山通明禅师的法脉依然不断,为蜀中禅门所推重。

体味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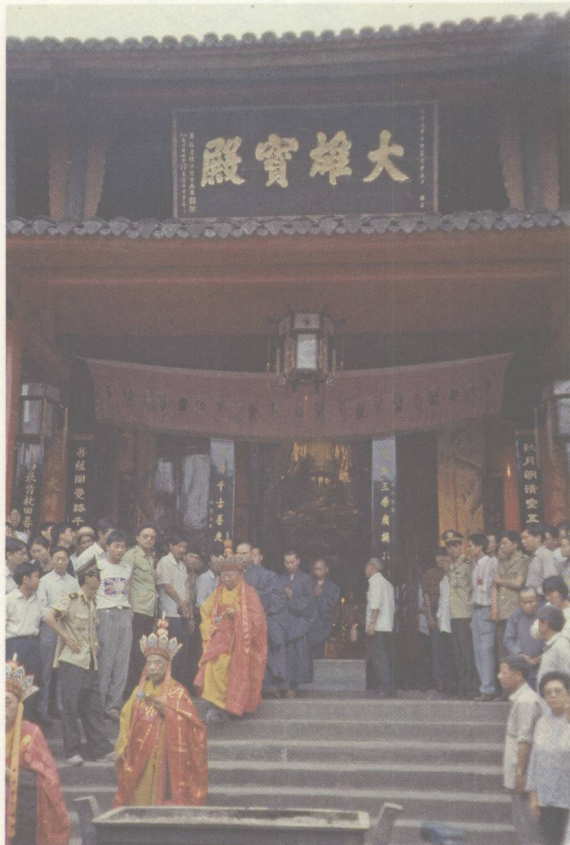
我跟着一起前来参学的同修们踏进普照禅院,随众人一起上殿,提心吊胆地开始准备“参禅”。

按照禅门的规矩,参禅原本是要在专门的禅堂里进行的,但当我们到了普照禅院时,寺院还处在重建和完善的过程中,所以这次七日禅修活动只能暂时在大雄宝殿进行。

进殿之前,每个人先发一个“禁语”的牌子,也就是说在这七天之中,大家要管理好自己的嘴巴,只把一门心思用在参禅悟道上,不得随意说闲话。然而现代人比不得古人的胆气意志。在大殿里,大家当着老师的面,当然都不敢随便说话,坐一炷香,行一炷香,参得也还算老老实实,中规中矩;但晚上回到宿舍里,憋了一整天的话就忍不住要倒出来了,若不叽叽喳喳地议论一通,估计会憋得睡不着觉的。毕竟是初入寺庙生活,看什么都是新鲜的,听什么都觉得神秘而好奇。

禅堂外寂静的甬道。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都在都市里养尊处优惯了，别说是高不可攀、妙不可言的“禅”，就是一般的佛教基础知识，也都只是从书本中零星地有所涉猎，又哪里经得起禅门“打七”的考验！

好在这位老师知道我们基础薄弱。虽然他在大殿上言语铿锵，掷地有声，把一根行香用的竹板子舞弄得“啪啪”直响，听得不免心惊，但庆幸

的是，这板子还算长了眼睛，都是落到青石地板上。从整个“打七”的“力度”上来说，比起古代的禅林“打七”制度来说，已不知打了多少折扣。因此我们的这个“打七”，只能算是“方便禅七”，不过是稍微体验了一下禅的味道而已。

即便是这样，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叫苦不迭。尤其是到了三四天之后，所参的话头渐渐把人的精神意识逼紧，竟有人不堪忍受，偷偷溜出山门，不辞而别。那时，身体疲劳、精神恍惚、万念俱丧的境况，真有点“古木寒灰冷香炉，骨销影枯活死人”的味道了！

按照佛门规矩，参禅应该在专门的禅堂进行，但是寺院目前在重建和完善的过程中，因此此次七日禅修活动只好暂时改在普照禅院的大雄宝殿进行。

参话头,就像蚂蚁啃铁馒头

老师让大家参的话头是:“茫茫宇宙,何处是我安身立命之处?”——是啊!茫茫宇宙,何其旷杳森然,连我们人类赖以栖身的地球也不过是微尘一粒,何处又是区区之“我”的安身立命之处呢?这不正是这些年来扰乱我心神最大的困惑么?若是这次“打七”能一举参破这个话头,也不枉此一生了!

禅宗的参话头,其实已是后世禅门面对人心渐渐愚钝之际,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便法门。在唐宋之时,祖师大德们往往以独特超常的手段,见机而行,直指人心。我们读历代禅宗公案,所见所闻,大都是祖师们于言语动静之间,如同空手入白刃一样,或一棒一喝,或一语一默,总之,只在一刹那的工夫里,便飞花摘叶般斩断参学者的妄念情执,使之得旨开悟,明心见性。到了宋元之间,禅门衰落得厉害,用直指人心的方法,已经没有人能够承受得起了。中峰明本禅师以后,参话头的风气开始流行,算是挽回了禅门的一些颓势,使禅宗的法脉法统,得以流传至今。

一般来说,禅门参话头可分为两种,一是有义味语,一是无义味语。过去禅门里常参的话头,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拖死尸的是谁?”“念佛的是谁?”“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以及上面我们参的那句“茫茫宇宙,何处是我安身立命之处”等等,都是有义味的話头,参学的人总是希望从这类语句中,找出一点头绪来。而无义味的話头,则比如“什么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镇州出大萝卜头”等等,则无半点道理可言,参学的人到这里,全然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如同蚂蚁啃

自中峰明本禅师之后,
参话头开始风行禅门。
图为中峰明本禅师像。



一个铁馒头，仿佛永远也没有咬破它的可能。

用参话头的方法，确实能逼得参学的人于绝望处找出希望，于四面悬崖中找出路径，于伸手不见五指处忽然得见光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禅师，都是通过参话头的方法开悟证道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破山通明禅师的法嗣、曾任昭觉寺住持的丈雪通醉禅师，就是参“父母未生时，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而开悟的；龙泉石经寺“肉身菩萨”楚山绍琦禅师的弟子海珠祖意禅师，则



近代禅宗第一人虚云老和尚，也是通过参话头的方法而大彻大悟。



是参赵州和尚“狗子有佛性也无？无”而开悟证道的；而近代禅宗第一人虚云老和尚，则是在杭州高旻寺“打七”时，参“拖死尸者是谁”的话头时，因倒开水烫了手，杯子落地“噗”的一声，一下子豁然大悟的。

参话头的方法，就是给出一个最紧迫、最让人疑而不决，想又想不清、放又放不下的问题，让人用全部身心去“抱”着，苦参久悟，最终瓜熟蒂落，豁然开悟。学禅的人对待话头，则要如同猫儿捕鼠一样，目不转睛，四足踞地，一心一意只在这个话头之上用功。南宋时大慧宗杲禅师所说的一席话，可谓是对参话头最好的解释。在《示吕机宜舜元》中，宗杲禅师说：“常以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二事，贴在鼻孔尖上。茶里、饭里、静处、闹处，念念孜孜，常似欠人百万贯钱，无所从出，心胸烦闷，回避无门，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觉得如此时，正好着力，只就这里看个话头。”

跟突然认识了亲爹亲娘的傻子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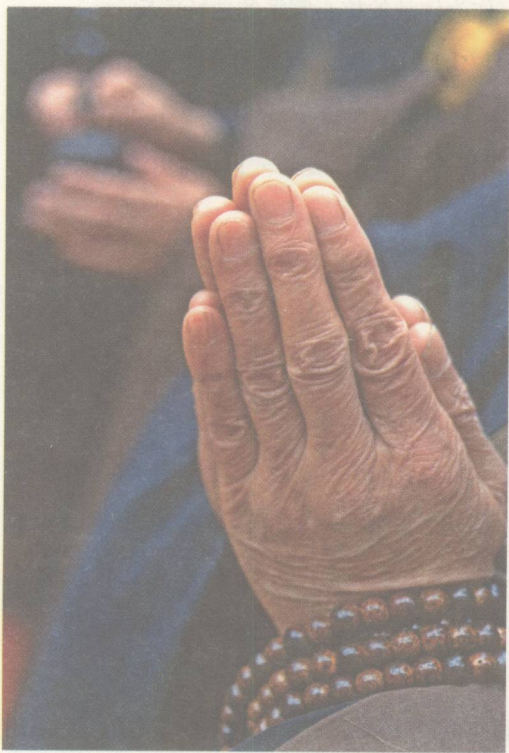
这次普照寺参禅“打七”的全过程，包括大殿里的一切程序安排，基本上是按照古时禅堂里参禅“打七”的规矩进行的。每天清晨5：30上殿绕佛行

香,早饭后,则是坐参一支香,行参一支香,听老师开示一支香。如此反复交替进行,下午也照样。每晚7:30到9:30是“小参”的时间。所谓小参,就是由每个人轮流向老师和大众汇报全天的参学体会,并可以在此时向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一些同修便是在这一问一答之中,对禅宗“明心见性”的那个“心”和“性”有了一些亲切的体会。而间或也有深谙此道的“老参”与老师进行“机锋对答”的,一来一往之间,让人大开眼界,煞是好看。到晚上9:30以后,结束一天的参学,各自回宿舍休息。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天下午,一个女同修听到老师竹板击地时“啪”的一声脆响,竟一下子大哭起来,也不顾众人惊愕,撒腿就跑出了大殿。晚上小参,轮到下午大哭的那个女同修汇报心得时,她说:当时自己正参得头痛欲裂,难受至极,忽然听到竹板在脚跟下一声脆响,心中不禁一凛!刹那间,只觉冒出一身热汗,心中却明历历地空净无比!——“茫茫宇宙,何处是

我安身立命之处?天哪!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这样吗!”她汇报完之后,老师接着追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从容据实答来。最后,老师终于点头肯定,让她明天不必再参话头,只是好好保持这段心境即可。

她的这一成绩,对全堂的同修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接下来的三天,又有几个伶俐的同修在苦参之下找到了感觉,一时间又是哭又是笑,跟个突然认识了亲爹亲娘的傻子似的,惹



佛教最终目的是为了
让芸芸众生了却生死
恐怖,脱离轮回苦海。